



上 册

身为女孩·····	周 慧(1)
生命的秋季·····	徐博达(3)
离 别·····	晓 菲(7)
当流浪成为传奇·····	单 刀(9)
想象那片美丽的天空 ·····	邵惠君(12)
有书作伴好还乡 ·····	赵柏田(14)
等 待 ·····	王芊芊(18)
揣着感动上路 ·····	韩金蓉(21)
旧信重读 ·····	黄静芬(24)
初为人师 ·····	魏传新(27)
心 结 ·····	洪兆惠(30)
人生的滋味 ·····	胡 迟(34)
女孩夜绪 ·····	曾雪慧(37)
让心灵在书中憩息 ·····	魏明双(40)





音乐人生	透 明(42)
文学梦	程 远(45)
心情车站	蔡文英(48)
红 房 子	海 塞(52)
美丽的诉说	水 笑(55)
奋飞的蝴蝶	韩玉喜(58)
胡萝卜、鸡蛋和咖啡	谢布内姆·蒂尔凯希(61)
在苍溟之外	于还素(64)
遥望童年	孟 驰(67)
一念之间的十年	小绪理光(70)
灿烂一笑	白玲玲(73)
生命的白杨树	绢 华(77)
灯 光	程乃珊(81)
享受生命的乐趣	许南泉/译(84)
我为什么生活	罗 素(88)
第一次伤心痛哭	赵二呆(90)



独 白	张爱玲(93)
感受生活	张华芳(96)
迟到的爱	梅 子(98)
爱情与友谊	拉布吕耶尔(101)
鹰	杨振伟(103)
雪飞的故事	剑飘零(107)
老槐树下的故事	张红果(111)
花谢花会再开	安 琪(114)
丢失在梦中的她	贾梦玮(117)

下 册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	谭逢春(121)
桑树与垂柳	巴哈尔(124)
星 期 天	伊丽莎·贝斯特(128)
黄花小巷	李亦明(130)
飘香的季节	涌 津(134)
反 与 正	加 缪(137)
小 白 桦	佚 名(141)





头顶良心·····	阮红松(144)
倩 影·····	崇 山(146)
烟 事·····	建 平(149)
一斤粮票·····	李 菲(151)
买花的男孩·····	吴为杰(154)
亲情康乃馨·····	哑 鹤(156)
理 解·····	佚 名(158)
我的名字,我的心痛·····	田 婧(160)
11 枝康乃馨·····	章 苒(163)
第一封情书·····	谭钦锋(166)
伤心的时候·····	朵 拉(169)
微笑接力·····	魏东宁(172)
相互信任·····	采莱·捷尔吉(176)
军装忆痕·····	郭小天(181)
我没有钓住那条鱼·····	约翰·格利夫·韦蒂尼(183)
留住感恩的心情·····	晓 晴(186)





原来是她的孙子	A·萨夫丘克(189)
逝者如斯	胡 玫(191)
落基山的雪	赵 荒(196)
我没有学会聪明	汤姆·布朗温(200)
妈妈,爱你到地老天荒	无 花(204)
哦!冬夜的灯光	莫里斯·吉布森(209)
两种贫穷	佚 名(212)
一块头那么大的金子	温新民(215)
嫂 子	赵云鹏(217)
便条传递的爱	约翰·胡贝尔(220)
幸 运 花	赵 华(224)
到大学去看女儿	蔡应律(226)
过 年	李金华(229)
抚 摸	易晓寒(232)
窗	刘继业(236)
十七岁的高跟鞋	刘 馨(238)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

◎

谭逢春

老园丁培育出了许许多多品种优良的玫瑰花。

他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送人，因此落了个自私、讨人厌的名声。有一位美貌的夫人曾来拜访过他。当夫人离开时，同样也是两手空空没有带走一朵花。园丁对那位美貌的夫人说：“我真乐意把花园里的花全都奉献给您！尽管我年纪已这么大了，我依旧不知道怎样采摘，才能算是一朵完整而有生命的玫瑰花。”

“夫人，您看，”园丁一边用他那熟练的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花朵，一边说：“我一直观察着玫瑰开花的全部过程。那些红色的花瓣从花萼里长出来，仿佛是一堆小小的篝火喷吐出的红彤彤的火苗。难道把火

享受生命的乐趣

121





苗从篝火中取出还能继续保持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吗？花萼细嫩，慢慢地从长长的花茎上长了出来，而花朵则出落在花枝上，谁也无法确切地把它们截然分开。

“如果我连一朵玫瑰花该从哪儿开始算起都不知道，那我怎能把它摘下来送给他人？要是硬行把它摘下来赠送给别人，那么夫人您知道吗？一种断残的东西其生命是十分短暂的。

“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有钱，身体壮实，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那时曾有4个女人爱我。

“第一个女人爱我的钱财。在那个放荡女人的手里，我的财产很快地被挥霍完了。第二个女人爱我健壮的体格，她要我同我的那些情敌去搏斗，去战胜他们。可是不久，我的精力就随着她的爱情一起枯竭了。第三个女人爱我英俊的容貌。她无休无止地吻我，对我倾吐了许多情意缠绵的奉承话。我英俊的容貌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那个女人对我的爱情也就完结了。第四个女人爱我的忠厚善良，她利用我这一点来为她自己谋取利益，最后我终于看出了她的虚伪，就把她抛弃了。

“那时候，夫人，我就像一株玫瑰树上的4朵玫瑰花，4个女人每人摘去了一朵。但是，如果说一株玫瑰树可以迎接一百个春天的话，那么一朵玫瑰花却只能有一个春天。我那些朵可怜的玫瑰花，一旦被人摘下，也就永远地凋零了。

“我对所有到这里来想摘花的人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热衷于那些被分割开来的、残缺而不全的东西呢？假如你真

能把每件事物的底细明确地分清楚，假如你真能弄清玫瑰长到何处算作花萼，又从何处开始算作花朵的话，那么，你就到那玫瑰开花的地方去采摘吧。’”



一朵玫瑰花却只能有一个春天。

享
受
生
命
的
乐
趣

123



Xiang Shou Sheng Ming De Le Qu



桑树与垂柳

◎

巴
哈
尔

在一条宽阔的马路边上，挺立着几棵不同种类的大树。紧挨着垂柳的是一株粗壮而苍劲的桑树。自从枝叶繁茂、亭亭玉立的那个年代起，垂柳就产生一种要与沉默寡言的桑树一争高低的念头。经常可以看到，垂柳那如针一样锋利的狭长枝条，时不时地伸向桑树那像老工人手掌似的厚实的叶片，摆出一副挑战的架式。

两树挨得那么近，有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垂柳好强争胜，桑树埋头苦干。垂柳随风飘荡，摇曳生姿；桑树养儿育女，奉献佳果，供人制糖酿酒。

三月十日这天，烈日当空，银白色的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在地面上。微风习习，吹拂着细柔的叶片。金丝雀在啼啭啾啾，却不闻蟋蟀的鸣叫。时近晌午，但见马路的一端，急匆匆走过来几个大人小孩，他们肩上扛着长短不一的木杆，有的手里还拿着石块和木棍，在树荫下停住脚步。



几个人交头接耳之后，便朝垂柳的方向疾步走去。不！他们的目标不是垂柳。看来，一场飞灾横祸即将落在老桑树的头上，因为它那沉甸甸的枝桠上挂满了香甜可口的桑葚。转瞬间，大人小孩一齐向桑树发起了进攻：挥舞手中的木杆，跳啊蹦啊，还不断地投掷石块。辟里啪啦一阵狠抽猛砸，桑树浑身颤抖，枝叶和桑葚落满一地。进攻者心满意足，欢欣雀跃；可怜老桑树惨遭不幸，被打得遍体鳞伤。呵，我们的桑树多么像一名抵御外辱、坚贞不屈的勇士，它虽然寡不敌众，败下阵来，但却依然昂首挺胸，巍然不动！

此时，在一边观战的垂柳心中着实担惊受怕，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看到昔日的竞争对手遭难，却也暗中窃喜。垂柳侥幸逃脱了这场浩劫，竟然安全无恙，连一颗小石子也没碰着。

人们散去了。垂柳暗自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更为桑树吃尽苦头而由衷地感到快慰。微风和畅，垂柳高兴得直摇头晃脑，对饱受摧残的邻居非但没有些许的同情和怜悯，反而报以冷嘲热讽，霸占显示出它的冷峻、高傲和不可一世。

因果实丰硕而遭到洗劫的桑树，许多枝桠被折断，碧绿的叶片受损，已成千疮百孔，它的万般苦楚自不待言。而垂柳在整个夏天都过得十分惬意。

桑树顽强地挺过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它又开始乔装打扮自己。新生的幼芽和绛紫色的果实，再次令桑树青春焕发，恢复了往日的丰采。

可是，一种难以言状的隐痛，时时压在桑树的心头；一种



莫明的狂妄自大，总在随风摇摆的柳枝间荡漾。公正的大自然对此深感不悦，它不愿让这种人为的不公长期存在下去。

光阴荏苒，转瞬已是深秋。阵阵寒气袭来，驱散了阳光带来的温暖。天地间阴云密布，到处是一片深寂，再也听不到蟋蟀的叫声。萧瑟秋风中，万木凋零；偶尔可见耐寒的花儿初绽，也不过是零星的点缀。为了满足有钱人家取暖的需要，园林工人开始砍伐那些无用的树木。

这天午后，狂风骤起，将马路上的残枝败叶吹得直打转。枯黄的叶片被卷起，扶摇而上，在空中翻飞，犹如孩子们玩的风车。风势稍减，从街头走来一位老园林工人，手里提着一把古铜色的大锯。此时此刻，垂柳的枝干像往常一样透露出傲慢的神色，而桑树内心的隐痛依然没有得到缓解。

老园丁走近桑树，以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一番。暗自思忖道：“这是棵有用的树呵！它结出的果实味美多汁，不该用锯条伤害它的枝干。”他要找的是一棵不挂果的、没有多大用处的、适合砍伐而当柴禾烧的树。老园丁转眼看到了近旁的垂柳，就是那株曾幸灾乐祸而不可一世的垂柳！这回厄运该降临到身上了。

老园丁不慌不忙地把锯齿对准垂柳的枝干，哧哧地用力锯起来。狂风大作，势头更加猛烈。垂柳浑身颤抖不已，白色的木屑伴着痛苦的呻吟，随风飘扬，飞向远方。不大的工夫，马路边上就堆满了粗细不等的柳树枝条。

当见到有用的东西遭受伤害和摧残时，千万不要幸灾乐祸，高兴得太早。一棵树的价值如何，老园丁的心里是有数的。

大凡成绩斐然的饱学之士，难免一时碰壁，或遭他人攻击；反倒那些不学无术之辈，极少受到责难，然而他们充其量只配“烧火取暖”，所剩的灰烬也只能丢进垃圾堆。



一棵树的价值如何，老园丁的心里是有数的。

享
受
生
命
的
乐
趣

127



Xiang Shou Sheng Ming De Le Qu



星期天

◎

伊
丽
莎
·
贝
斯
特



每个星期天都是依然如故。

“今天我可得洗个澡啦！”父亲总是这么说，当然这是在他生病以后。他如今不再像健康的时候那样每天洗澡了。因为现在必须得穆兹（我们都是这么叫母亲的）帮他洗，这可真是件累人的大事啊！

然后，等他洗完澡——

“我要系那根带黄条子的领带。”他说，“那件新衬衣呢？就我生病前买的那件。我要打扮得漂亮点，不妨穿一穿。”

他心里明白，他再也不会去工作了。

接着他会说：“吉米，能帮我刷一下鞋子吗？”尽管上次刷过后他还没有出过门，可吉米还是一声不响地把鞋子刷好了。

最后，一切就绪——他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坐在自己的高背椅上。

“现在我准备恭候客人啦！”他总是半开玩笑地这样说，于是便坐在那里开始等待。

我们也都等着。



他不时地叫我们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去厨房看钟，替他
对表——那是一只走时精确的电子钟。

穆兹来回走着，装得老是很忙碌，嘴里低声祈祷着。

没有哪个客人来。他刚生病时，他们都来的。可是现在
不来了。

时钟敲过了5点，他在椅子上稍稍往下躺了一点，脸上
显现出一丝苦笑。

“穆兹，”他也总是这样称呼她，“请扶我回床上去吧，我
想早点地睡觉了，多睡一点总是没有害处的。”仿佛对他来
说，早早上床是什么稀罕事儿。

安顿他睡下后，穆兹来回走着，轻轻地吸泣。这可不
能算哭，倒更像是一种强烈的、刚刚开始의 悲恸，没有眼泪，
也没有声音。

“我恨他们！”我大声叫道。

“你可不要恨他们哟！”她说着停了一下，好象刚从老远
的地方回来盯着我看，“你可要理解他们。我想他们是害怕
……你要知道，他们是害怕自己也染上病，我想就因为这
……”

每个星期天总是如此。

对有些人来说，希望在慢慢消逝。



每个星期天总是如此。

对有些人来说，希望在慢慢消逝。



黄花小巷

◎

李亦明



无端地爱上邓丽君的金曲《小城故事》。

细加吟味，也许这首歌凝聚了邓丽君对故园全部的爱，方才将江南小城的迷人演绎得如此美丽纯真氤氲着淡淡的伤感。

歌的魅力与情景记忆不无干系。小镇的故事的确在我儿时记忆中打下了太深的印记。

五十年代末期，多子女的母亲生下我之后既要上班又乏奶汁，满月不久就跑到童艺场妇青会为我请了个奶妈，奶妈家住小镇，因此，我当了好几年镇民，不过它全称是黄花市。

奶妈家坐落的这条窄街没有名号。好酒不怕巷子深，像台湾作家无名氏反倒比有名有姓的作家出名得多，小巷频生的野趣与路人时常停留注目便印证了这一点。

细察这条少有的深巷却又感到清新而亮丽。巷道古雅闲寂，洁亮平整的青石板



从直直的巷口铺向巷尾，两边是一径铺瓦砖角的砖地。乳汁般的晓阳从瓦棱溢出光亮，两墙的表皮益发凸示青青绿苔。太阳出来，巷道因此而蒸腾出迷蒙的薄雾。常有红杏出墙、紫荆盖瓦、芭蕉叶蹿出境外，伴着不知潜藏何处洞穴的蝓蝓鸣啭，令人以为遇到了聊斋意境。深深巷道有两株无花果树，夏秋之交发黄的熟果砰然剥落，绣球般滚落巷道。小巷石板地凹凸不平，经千百年足底打磨使人顿生沧桑之感。

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出世的静实在令好动的我无法消受，我憧憬着人世间的声音。每当父亲骑车从五十里外的省城来看我，大老远地我就爬上他的车子后坐，聆听车铃在泥路上撒下欢乐的叩鸣声。当父亲次日骑车走后，我便走回深巷，在深宅大院里又倾听着小巷的回声。

白昼，我渴慕有客自远方来；半夜熟睡时，春夏有蛙鼓夜半水流之声，深秋则是绿透窗纱的唧唧昆虫。而奶妈半夜吱呀鸣呀的纺车声，总是在永远的夏夜将我从大汗淋漓中摇醒。睁开昏睡的眼皮见蚊帐外一灯如豆，奶妈蓬着散发（她从未买过发夹），佝偻着身子背对着我坐在矮竹椅上，一手牵着棉线，一手摇着带尖锤的纺车柄摇啊摇的……

奶妈纺了一生的布，她却从未穿过一件不带补丁的衣裳。

二十年后，当我成为筑路工时，她把每年节省下来的布票和粮票都寄给了在湘西漂流拾片石挑土方打隧道肩头裸露的我。在我印象中奶妈和她的儿女们从没穿过一双新鞋，有时甚或光着脚，即便是我父母送给她的旧鞋。她也舍不得



穿；从城里坐车回家，她常常是甫下汽车便将鞋拎在手上，赤着双脚走十里路回到家里。她自己舍不得穿鞋，也舍不得为当大队书记的丈夫和自己的孩子们做新鞋，惟独对我是个例外。每年过新年，她的儿女们衣服鞋袜毫无改观，却要保证我穿得一身簇新。每临大年三十，她就窸窸窣窣地为我备好不知耗费她多少日夜织就的土布做成的新衣和千针万线纳好的新鞋。待我次日醒来时，她为我沐浴更衣穿上新鞋，然后非常自豪地带着我上她远方的娘家。而当我穿上一身簇新的衣装，望着她的孩子那一双羡慕得要死的眼神，我不由得萌生三分得意七分惶恐……

二十年后，当我能衣食自理有了稳定收入之后，我每年总忘不了给奶妈寄上两百元和一双结实耐穿的三十七码女式皮鞋，这一寄便延续了十八年。去年秋天，她因脑溢血逝世，清理遗物时，她的儿女将柜子打开，我才发现我所寄的皮鞋，她几乎一双都没穿，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衣柜中，令我唏嘘不已！

追悼会在凄婉的哀乐声中进行，我以她的儿女代表身份道出了肺腑之言：“奶妈，您对我恩重如山啊……”

在黄花小巷送走奶妈，自然令我感慨万端。当我又走进曾读过一年书的乡村小学时，我耳畔仿佛又回响起老师的声音：“李亦明， $2+3$ 等于几？”……

是的，从尺长婴儿到上小学一年级，我童年就这样定格在那条无名小巷，足以影响人的一生，人生观自然观乃至价值观审美观都或多或少地打下了特殊的烙印……